

程子



三傳辨疑卷第四

桓公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左氏曰凡諸侯之女行唯王后書孫氏曰若諸侯之女

十有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而不書齊姜歸于京師者

豈齊女之不行哉葉氏曰周王見於魯史者凡七而書

逆后者終二祭公來以前謀於我故書傳但見此三書

遂以爲例然則劉夏逆王后何以不書歸而莊傳記原

莊公逆后于齊亦何以不書哉

公羊曰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

於子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此傳畧近之然不過訓

詁云爾其於本義無所發明







即合黨年結禍豈有經五年之後方合諸侯報此惡乎  
愚謂左氏見來戰之文與其他所書伐我者異辭求其  
說而不得故附會鄭忽之事耳然

公羊曰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而言來戰于郎何近  
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

言戰戰乃敗矣劉氏曰近乎圍之意而書之哉且春秋惡戰耳

不分別遠近遠近何當於義乎李氏曰謂內不言戰則

言戰者多失如十七年戰于奚之類是也謂戰乃敗經

于奚戰于升陞之文未嘗不地即何獨言近邑愚謂公羊亦

見來戰于郎之說而不知理之不可通也

穀梁曰來戰前定之戰也內不言戰戰則敗也不言其  
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為內諱也

當宋耳劉氏曰若來戰為前定之辭自無緣復出其人  
且言及也豈可曰齊侯衛侯鄭及來戰于郎乎且比結

又豈可曰齊侯衛侯鄭及來戰于郎乎且比結

日偏戰皆前定之戰也何不一言來戰乎然則不言

其人不言及者非以吾敗也來戰者又非以前定也皆

妄說矣葉氏曰凡內書自外至皆言來非前定之辭及

別內外也此言來戰正以不期而至故不言及而傳及

之蓋其例以疑戰不日而此日故云爾愚謂他國兵至

不得已而應之豈知會盟之事期日來我近邑而一戰

乎此亦來戰之豈知會盟之事期日來我近邑而一戰

戰者而不言及何得為內諱而不言及哉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左氏曰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杜氏曰宋不書經闕愚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杜氏曰宋不書經闕愚



公羊曰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  
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  
有善於鄭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  
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  
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  
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小遼緩之  
則突可故出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  
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  
善者也權之所設捨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  
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

為也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其言歸何順祭仲也鄭忽

出奔衛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范氏曰

祭仲逐君為行權是趙氏曰公羊意辭不言予案春秋  
廢君為賢不可訓趙氏曰公羊意辭不言予案春秋  
前伯子男皆稱非一也鄭忽祭仲謂宋使宋人知難殺  
爵乎劉氏若祭仲則必待且祭仲而足矣又不可力不  
祭仲猶鄭不鄭乎鄭國乎鄭國之祭仲也而足矣又不可力不  
鄭忽而為大言何故且祭仲也而足矣又不可力不  
而強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不可力不  
若而強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不可力不  
正而突何正以名問之順也祭仲也而足矣又不可力不  
羊曰又曰何其言歸何順也祭仲也而足矣又不可力不  
問乎又曰何其言歸何順也祭仲也而足矣又不可力不  
之亂也如言何順也祭仲也而足矣又不可力不  
辭之無所也非也何順也祭仲也而足矣又不可力不  
言之矣但在喪也何順也祭仲也而足矣又不可力不  
而義之矣但在喪也何順也祭仲也而足矣又不可力不  
之甚以聖人無所貶則孰與稱子哉南軒張子曰權者



者推其道之輕重而適平之所謂乃以反經而合道為權非也夫  
經者道之常也適平者所謂乃以反經而合道為權非也夫  
反經而合道者董仲舒所謂守之也  
事而不知其權也蓋春秋事而不可不知其權也  
知春而不知其權也蓋春秋事而不可不知其權也  
則用權而其權也蓋春秋事而不可不知其權也  
為寂粹大抵為學不必先知也漢儒之說  
惟五語變為操術之正矣夫經之權衡處常則用經惟此  
不列五等也西漢諸儒未見孔子反商政由舊則商爵三等  
增此論謂一等蓋有男侯梅伯而無子武王初定天下後  
男以此為一等蓋有男侯梅伯而無子武王初定天下後  
皆文從商之質者非經本意傳自為說爾愚謂宋鄭周  
死祭仲相國各無故被執其人可從其言鄭未必亡君未  
可死祭仲相國各無故被執其人可從其言鄭未必亡君未  
死有餘臯臣今死矣君其備之正其身和其民人以守命

社稷則祭祀之義廢矣今懼死而易其君公羊乃曰權也賢也昧君臣大義而議春秋宜其反害名教也

穀梁曰宋人者何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曰突賤之

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鄭忽者何世

子忽也其名失國也常以稱人執之為梁例也穀梁之例

非向令書宋公以獨不者得無云作宋公以執是稱也穀梁之例  
人執鄭何出以獨不者得無云作宋公以執是稱也穀梁之例  
曰春秋鄭何出以獨不者得無云作宋公以執是稱也穀梁之例  
祭仲者固宋公也然史氏則之法凡奔者皆名以別其人之  
也突固失國者也然史氏則之法凡奔者皆名以別其人之  
非人失國者也然史氏則之法凡奔者皆名以別其人之  
而責之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羊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穀梁曰柔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劉氏曰非也再命耳  
十有二年夏六月公會紀侯莒子于曲池

左氏曰平杞莒也案左氏誤作杞故曰平杞莒耳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左氏曰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欲公如

宋鄭當盟宋鄭之人燕人不知何故而來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左氏曰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案左

魯桓會宋之亟而又與鄭伐宋求其說而不得故附會平宋鄭而宋公辭平之事以聯屬之而不知魯桓信義之必不立喜怒之無恒固如此此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左氏曰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

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

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案宋既與魯會矣未必辭平也必別有其故而反目耳然不可

知矣今據經而論乃魯之無信也傳謂宋無信豈其然歟

丙戌衛侯晉卒

穀梁曰再稱日決日義也劉氏曰非也此飾說耳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公羊曰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



敗矣劉氏曰公羊曰內不言戰戰乃敗矣非也若若曰經而內勝何得經而內勝何得不戰于宋則不戰于宋則謂是與謂是與鄭言戰而鄭言戰而不嫌者其不嫌者其意也故書伐宋又鄭師戰于宋則是與是與鄭言戰而鄭言戰而不嫌者其不嫌者其意謂伐而戰見無故殘民之甚蓋紀其蓋紀其實實耳非蘇氏所耳非蘇氏所則戰而不敗者如何命辭乎則戰而不敗者如何命辭乎

穀梁曰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耻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啖氏曰穀梁不知省此後魯嘗與鄭和而伐宋故知穀梁誤失陳岳爾案自二傳謂內不言鄭戰而乃敗績苟然則莊九年乾時之戰何書敗績愚謂經文乃書及鄭師伐宋穀梁乃曰不言與鄭戰則是文義且不通其何以傳經哉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

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氏曰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趙氏曰據經文內兵以紀為主戰即當以宋鄭為兵主何得兵以齊紀乎若老孫氏曰案若老孫氏曰案經書公會紀侯鄭伯經書公會紀侯鄭伯是紀侯主兵若如左氏之是紀侯主兵若如左氏之文曰案文曰案鄭主矣趙子亦曰若紀侯助鄭即當戰于宋鄭之境不鄭主矣趙子亦曰若紀侯助鄭即當戰于宋鄭之境不當在紀也劉氏曰若鄭伯助鄭即當戰于宋鄭之境不當在紀也劉氏曰若鄭伯助鄭即當戰于宋鄭之境不上宋當序齊上何故反鄭伯怨鄭即當戰于宋鄭之境不上宋當序齊上何故反鄭伯怨鄭即當戰于宋鄭之境不其戰期自當沒會地而舉戰之令何反及其會期而其戰期自當沒會地而舉戰之令何反及其會期而日魯鄭同好未嘗有隙何故忽脩之見明年會于曹日魯鄭同好未嘗有隙何故忽脩之見明年會于曹因說此爾愚謂以經考傳之偽趙氏唱之因知宋責賂因說此爾愚謂以經考傳之偽趙氏唱之因知宋責賂而鄭不堪命之說亦未信也左氏唱之因知宋責賂而鄭不堪命之說亦未信也左氏唱之因知宋責賂公羊曰曷為後自恃外也其恃外柰何得紀侯鄭伯然公羊曰曷為後自恃外也其恃外柰何得紀侯鄭伯然

後能為日也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曷為從外恃外故從外也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圖即亦近



矣即何以地即猶可以地趙氏曰案先會後伐成會而愚按公羊不知春秋書法乃謂魯主此兵而戰于魯國故以即為言殊不知齊以三國伐紀主此戰者紀也穀梁曰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劉氏曰齊人伐衛人及齊人案紀主兵與齊戰也穀梁謂魯主兵故有由內及外之云則既誤矣而又以戰為由外言之則誤之甚矣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左氏曰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存耕趙氏曰武父之役執遂黨鄭突欲執之終為己也請為會焉鄭兩戰之亦與也執穢隱而篡魯突逐忽而奪鄭曹而知禮則拒餼焉尚足為知禮乎

無冰

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近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左氏曰鄭子人來尋盟且脩曹之會杜氏曰子人即弟此等語皆非錄魯史之文見前有曹之會故云爾

公羊曰夏五者何無聞焉爾無聞即穀梁傳疑之意

穀梁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

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田前定之盟不田孔子

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色者察其貌而

不察其形立定哀之間以指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

也趙氏曰案但以來魯來即曰來盟何必前定乎孫氏曰孔子作春秋專其筆削豈其日月舊史之



秋

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不則者傳也闕者不隨而刊正之哉此夏五無月者後人傳之脫漏  
日有期是聖人與弟五字耳愚謂果以秋之來我而舉其貴  
矣若使其弟語來盟之日之理乎秋之來旨乎且前定  
御廩災乙亥嘗

左氏曰秋八月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  
益不及穀故曰書不害劉氏曰非也記災而書其不害何  
之故自書於上不害自解釋於下乎荀今御廩災在乙亥  
日嘗則壬申復見不害齊初日既戒而齊雖災不害穀  
然天災警懼改卜可也愚謂豈有火焚其屋而不害穀  
穀之理使能救其餘穀亦污穢臭惡而不可祭左氏  
但見壬申災而乙亥嘗遂以不害釋之難語乎理矣  
公羊曰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乙亥嘗常事不書此何

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  
已矣趙氏曰公羊云災不如勿嘗而已案有災當警懼  
由天嘗由人改卜何得更闕先君之祀  
君修德正禮以迴天意勿嘗可乎  
陳岳氏曰災  
穀梁曰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未易災之餘  
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  
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  
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曰甸粟而納之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  
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  
也劉氏曰粢盛焚焉何以不志乎其曰未嘗必有兼甸  
之事焉若此者明粟非災之餘可也欲以明為災之



齊則非也存耕趙氏曰嘗厭新之祭也御廩之災在致  
也非謂其以前春秋書之蓋以嘗之祭不謹而災於齊之日  
新不以陳魯禮雖亡必不以災餘之陳而嘗也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左氏曰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

遠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果取牛

且經言人則微者也而左氏以當書入鄭今經止曰伐鄭

公羊曰以者何行其意也意釋以行其意然未行其信也

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

正也趙氏曰左氏云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且齊桓晉文

則諸處用兵悉不師死乎范甯註云本非所言以而穀梁制之說

年蔡侯以吳子  
豈能制之哉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車

左氏曰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共車服天

子不私求財存耕趙氏曰周官九貢有器貢服

穀梁曰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

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求金甚矣案諸侯有常貢辭讓

貢者亦所不讓也  
然穀梁此意善矣

五月鄭伯突奔蔡

公羊曰突何以名奪正也劉氏曰突之不正明矣雖勿

正然此非奪正而  
奔亦非奪正而名



穀梁曰譏奪正也葉氏曰經於諸侯出奔未有不名者而名者為可奪乎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左氏曰六月乙亥昭公入何經無日左氏

公羊曰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為或言歸或言復歸復

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者出惡入者出惡

歸者出入無惡劉氏曰非也如忽之奔蓋有不得已亦

歸者出入無惡何惡乎若以為惡猶有可諉未知突之

歸者出入無惡何惡乎若以為惡猶有可諉未知突之

歸者出入無惡何惡乎若以為惡猶有可諉未知突之

歸者出入無惡何惡乎若以為惡猶有可諉未知突之

歸者出入無惡何惡乎若以為惡猶有可諉未知突之

歸者出入無惡何惡乎若以為惡猶有可諉未知突之

歸者出入無惡何惡乎若以為惡猶有可諉未知突之

歸者出入無惡何惡乎若以為惡猶有可諉未知突之

歸者出入無惡何惡乎若以為惡猶有可諉未知突之

歸者出入無惡何惡乎若以為惡猶有可諉未知突之

歸者出入無惡何惡乎若以為惡猶有可諉未知突之

歸者出入無惡何惡乎若以為惡猶有可諉未知突之

歸者出入無惡何惡乎若以為惡猶有可諉未知突之

歸者出入無惡何惡乎若以為惡猶有可諉未知突之

許叔入于許

夫專嫡度不諸侯忍謂稱莊公之鄭忽爾世意謂忽當國中歸為歸其

子歸非道而志也愚謂稱莊公之鄭忽爾世意謂忽當國中歸為歸其

穀梁曰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

穀梁曰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

穀梁曰反正也葉氏曰鄭忽爾世意謂忽當國中歸為歸其

穀梁曰反正也葉氏曰鄭忽爾世意謂忽當國中歸為歸其

穀梁曰反正也葉氏曰鄭忽爾世意謂忽當國中歸為歸其

穀梁曰反正也葉氏曰鄭忽爾世意謂忽當國中歸為歸其

穀梁曰反正也葉氏曰鄭忽爾世意謂忽當國中歸為歸其

穀梁曰反正也葉氏曰鄭忽爾世意謂忽當國中歸為歸其

穀梁曰反正也葉氏曰鄭忽爾世意謂忽當國中歸為歸其



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葉氏曰此蓋亦均於內弗受之說  
道及之輾轉成其說爾然則蔡侯廬歸於蔡陳侯吳歸于陳豈歸以其道者乎  
公會齊侯于艾

左氏曰謀定許也謂左氏見此會偶在許叔入許之後因  
非定諸侯之人不可信也  
也左氏附會類此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公羊曰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陳岳氏曰何休謂桓公

之桓公篡弑惡則惡矣然諸侯不遠之桓二天子不以書滕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來朝紀乎侯

左氏曰十七年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御昭公惡之固

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亶

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

已甚矣十八年齊侯師于首並子亶會之高渠彌相七

月戊戌齊人殺子亶而輟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

立之莊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

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

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

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辜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

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



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而納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已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又昭十一年申無宇對楚子虔曰鄭莊公城櫟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案經但書突入于書鄭伯突卒葬鄭厲公突復有鄭國甚明櫟莊二十一年但其間忽疊儀之事皆不經見未詳信否公羊曰曷為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為末言爾祭仲亡

矣然則曷為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為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劉氏曰公羊曰曷為不言入于于鄭豈得言鄭哉何休因據陽生為此也實入于之家者誠在齊也又何疑乎衛侯入于陳儀蒯聩入于戚公居于鄭皆一法爾愚謂不書忽之出奔者魯史所無孔子不能益也其後書突卒葬者鄭來赴魯往會葬而魯史書之不能耳若言忽之奔衛亦在不書矣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謂會于袤謀伐鄭杜氏謂元會伐者得之疑之說殊不可曉十有六年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左氏曰以飲至之禮也四月之間有宗社之事焉有朝廷之政焉一切委棄而助篡弑



伐嫡至於踰時而以不正之事告廟故書至若  
但飲至之禮而書則春秋一記事之史而已道  
穀梁曰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不為危之生文

冬城向

左氏曰書時也春秋凡書城邑皆譏其上違王制下勞而書也此非時者其卑輕爾然因左氏之謂褒其得時以正先儒論周正以冬為之弊則非小補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公羊曰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得臯于天子也其  
得臯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眾越在  
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臯爾何氏曰時天子使發小眾  
在岱陰者明天子當及是時未交連五國之兵早誅  
之屬託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舍止也託疾

止不就臯愚謂諸侯凡出奔者皆書名所以別其為何  
君也從得此小眾之說且衛朔出奔事左氏叙此頗詳公  
羊何討之說以救之其附會不經可知也  
穀梁曰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啖氏曰諸侯失  
常也左氏得其事實矣不可強生意義陳岳氏曰春秋之  
出奔責其不能立德正行和其人民有其國而自奔也  
公穀妄其不能立德正行和其人民有其國而自奔也  
自穿鑿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左氏曰且謀衛故也業魯既平齊紀之怨又何暇謀衛前有朔出奔之文而意之耳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越

左氏曰及邾儀父盟于越尋薨之盟也凡此皆左氏意



魯戰爭之餘且既易覆尋  
三十年之盟和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左氏曰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

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蓋所備焉事至而戰又

何謁焉宋葉氏曰經內書戰四戰于即傳以為有辭戰于

義今戰于奚又為疆事蓋傳不知春秋所書之義故其

辭皆莫適為主且疆吏來告而公或之者何與於書戰哉

穀梁曰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

言及之者為內諱也獻可杜氏曰春秋公萬世者也豈

言戰言戰則敗苟私於魯乎愚謂穀梁徂於內不

之說故云然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氏曰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於陳秋蔡季自陳歸于

蔡蔡人嘉之也劉氏曰蔡此蔡人嘉之則必蔡人逆之

歸何故言歸乎愚謂如蔡人召蔡季例當言入不當言

當書自陳凡書自其國者皆求援而歸者也

穀梁曰蔡季蔡之貴者也穀梁不見季以字稱故以為貴

諸侯之弟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氏曰伐邾宋志也存耕趙氏曰宋若伐邾魯宜無從

志邾愚謂設為宋志左氏何兵從人伐其國而謂非我

從知之凡此皆非魯史之文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



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趙氏

也凡不書或史有闕或年深寫甲乙之紀不可存其

失之也聖人之經豈由日官之不書乎官紀不可存其

穀梁曰有朔不官日食既朔也無陳岳氏曰食三

者日工有朔無日者唯是而已他皆備書何休謂公行

惡懼見殺故去日苟書去日惡則桓三年食既朔去日

何休云去日桓三年宣八年食既朔去日劉氏曰

設如朔則桓三年宣八年食既朔去日劉氏曰

京房指象求類如與鬼神通言者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如齊

公羊曰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

也其實夫人外公也案公羊嘗曰及暨皆與

也其實夫人外公也案公羊嘗曰及暨皆與

穀梁曰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仇弗稱數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穀梁曰薨稱公舉上也案春秋十公生皆稱公不特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

葬君子辭也案君執賊不討不書葬本公穀自為之例

在外而遂不討春秋無此義也且父之讐不與共戴天讎

見隱五年葬衛桓公本義又



穀梁曰葬我君接上下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葬  
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即公羊桓公葬而後舉謚  
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知者憲義者行仁者守  
有此三者然後可以會矣

### 三傳辨疑卷第四

### 三傳辨疑卷第五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曰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即文姜出故也且父為他國所弑其禮左氏則嗣子廢意而云文姜出故也且父為他國所弑其禮左氏則嗣子廢其大而舉其細非通論也且為他國所弑其禮左氏則嗣子廢即位乎葉氏曰繼故也與桓公之不喪同歸此日故夫何妨以正月言不即即位以文姜當與桓公之不喪同歸此日故夫何妨以正月言不感公意而還文姜故乎桓公之喪同歸此日故夫何妨以正月言不終壽人情必將大駭而傷其酷矧親則子弟哉左氏不達此理曲為解釋

三月夫人孫于齊

左氏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韓中甫曰此無姓氏



夫人孫者二文姜之孫則去氏表姜之孫則不去氏文姜弑其夫表姜殺其子妻與母雖異而姦惡之跡同弑君之舉一局為事同而敗異也劫褒貶非春秋之旨歟故黃氏曰明年仍書姜氏可謂片言析之矣

公羊曰孫者何孫猶孫也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

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夫人何以不稱姜

氏貶曷為貶與弑公也其與弑公柰何夫人譖公於齊

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

出也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擗幹而殺之念母者

所善也則曷為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有笑氏曰豈而歸且夫不告廟故不致無夫人至處故云爾不知隨喪

而歸且夫不告廟故不致無夫人至處故云爾不知隨喪事非也夫始與公俱如齊公薨喪歸則存君念母亦歸

文事不得時見爾非為念母乃貶之也愚謂如其念母何

獨於三月而他時不念乎夫念母乃莊公之心而魯史亦嘗與齊衆為會至桓六年前此夫人心未嘗歸齊亦未嘗與齊衆為會至桓六年前此夫人心未嘗歸齊亦同非吾子之事同非吾子之言乎公羊之說可謂愚且妄矣

穀梁曰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不言氏姓貶之也

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

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劉氏曰錄母之變始人之也非也夫人前隨桓公之喪還國今復出奔耳豈錄母之變橫生孫文乎如此是聖人率意

傳誦師說見理不明故其言多不備

### 夏單伯逆王姬

公羊曰何以不稱侯天子召而使之也天子嫁女子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



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案魯主婚自當使卿逆之非天子召而使之也諸侯嫁女以下必古禮也但非本義不錄耳

穀梁曰其不言如何也案春秋謹嚴既曰王姬矣自不言如非不可受於京師而不言如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左氏曰為外禮也案左氏曰非也為離主婚而不知辭乃足以言禮也

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于外何以非禮築于外非禮也其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為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為必為之改築於路寢則不

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公羊真然不知春秋所以書之旨而以築為禮于外為非禮宜其繆之甚也

穀梁曰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

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案劉氏曰穀梁以謂變以仇讎不可接婚姻上告天子不當默受命此乃春秋譏其舍大恤小謂未盡臣子之道者也何謂變之正乎凡變之正者謂亡于禮者之禮若權死何謂變之謂可為而不為者謂害義者也若公者何謂變於非矣未見變於正也愚謂不使齊侯之來讀春秋者何從知之其事以見義而乃不言齊侯之來讀春秋者何從知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公羊曰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

命也趙氏曰桓公已葬命服何所施之劉氏曰周人雖

儀愚謂公羊不知聖人所書之旨而為姑是訓詁之辭而已

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

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漢趙氏曰索錫命如

何得謂無錫命乎

王姬歸于齊

公羊曰何以書我主之也

穀梁曰為之中者歸之也

二傳皆無所發明

齊侯遷紀邾郚郚

公羊曰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也為

襄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

始滅也趙氏曰取人之邑如為之諱是掩惡也劉氏曰

春秋據實而書耳非諱也取而遷邑為愈乎宋人遷且取者

羊以謂當生滅國然則齊師取邑諱從遷邑實言遷宿公

復生何諱焉安在諱也且襄公獨非懷惡而討不義者乎

穀梁曰紀國也邾郚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邾郚郚

下有紀侯大去其國故知此是紀之三色爾劉氏曰案

齊一師必不當合之也辛未取郚辛巳取郚西邑見成而

說爾猶惡而謹之也兩國未取郚辛巳取郚西邑見成而



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公羊曰於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之邾婁國之

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啖氏曰案前後未有邑言伐者故依左氏舊說為國劉氏曰公

羊見邑不繫周君可疑者悉附之邾婁爾

穀梁曰國而言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

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

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劉氏曰春秋之戰伐多何獨病此乎若伐人之國則

勿病乎且必若云是果於伐國不果於伐邑也何以為

懲且勸乎又曰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此似晚見公羊

之說而附益之者矣葉氏曰內有為公為辭者矣未有

為公子為辭者也且伐邑亦必以其國之故其曰君在

者亦竊取公羊之說而附之者也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曰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為錄焉爾我

主之也

穀梁曰為之主者卒之也如穀梁言常事而已矣豈春

本義者借其說以見公主其卒耳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穀梁曰婦女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

會非正也饗甚矣趙氏曰婦人不出門自然不言會

三年春王正月朔會齊師伐衛

左氏曰疾之也疾之固然但不明言所疾者何



穀梁曰溺者何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  
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穀梁謂惡其會仇讎而伐  
曰為是而不稱公子乃一字褒貶之弊

夏四月葬宋莊公

穀梁曰月葬故也

五月葬桓王

公羊曰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

穀梁曰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或曰郤尸  
以求諸侯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為舉天下  
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

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  
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  
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胡氏曰

為改葬於經不見此只是緩葬葉氏曰方周之衰禮不  
備於天子者固多安得必桓王如期而葬蓋傳為天子  
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之說不得云爾其實左氏言緩  
者是也若衰王以文八年八月葬桓公十五年書葬  
夫時而非故者也何志葬哉桓公十五年書葬此不  
崩可也劇氏曰改葬又曰郤尸以諸侯而謂之不志  
崩牛何也言改也陳岳氏曰平王太子泄父早卒其子  
林為桓王立言改也桓王十三年桓王十五年葬桓王  
時周室至微齊桓未伯諸侯無復勤王故緩葬且桓十  
五年後未見書葬豈非桓王也苟改葬復何以明斯公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鄆戶圭切



公羊曰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  
紀季服臯也其服臯奈何魯子曰諸後五廟以存姑姊  
妹當紀侯危懼之際季先以色入齊使紀侯愈不能支  
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則五廟非紀季所得奉也左氏  
曰紀於是乎始判義雖未盡然近之矣  
穀梁曰鄆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鄆事齊也入者內弗  
受也劉氏曰內弗受非也此自往入之入而非歸入之  
如此入若可受者遂云歸于齊乎其有文而不達理至

冬公次于滑平八切

左氏曰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  
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趙氏曰經無信舍之文不要左  
氏之例愚謂使公次一宿亦書

次而已可言公宿于滑乎

公羊曰其言次于師何欲救紀而後不能也

穀梁曰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陸氏曰有畏非也刺

懲亂耳若譏其怯當褒其勇春秋乃鼓亂之書也愚謂  
三傳皆謂救紀蓋見前有紀季入齊後有紀侯去國之  
事故意之耳經書次于滑正譏其無名而妄動耳夫齊  
雖故滅紀而未以兵加齊今經傳皆無其事則三傳  
或以兵滅紀而與共伐齊今經傳皆無其事則三傳  
之者明矣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人享齊侯于祝丘

穀梁曰饗甚矣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陸氏曰此乃二

齊侯乎

三月紀伯姬卒



穀梁曰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如穀梁言則常事而已矣

### 紀侯大去其國

公羊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烹乎周紀侯諱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於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耻猶今君之耻也今君

之耻猶先君之耻也國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今紀無鼻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為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為為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趙氏曰公羊去之義迂僻甚矣不復繁文高氏曰先儒以齊襄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害教甚矣復讎乃亂世之事况已九世乎陳岳氏曰春秋肯屑屑曲意為諸侯諱乎劉氏曰文稱紀侯大去國何以謂之滅乎蔡侯弑父惡莫大焉楚子討之書曰



楚子虔誘蔡侯般者固惡其懷思而討不義也紀侯九  
世之惡不深抑紀侯以難明之專信侯有臯臯在諧人  
而春秋且深抑紀侯以難明之專信侯有臯臯在諧人  
何哉且其人勝以道觀之不以義推之公羊之義未有一  
不在臯臯曰人殺其父祖不見與共戴天此復讎之說也  
也黃氏曰人殺其父祖不見與共戴天此復讎之說也  
如公羊言衰公九世祖見享乎周是天王殺之也非紀  
之臯臯以報言之也謂諸言無形也非殺者比也九世笑  
何臯公以報言之也謂諸言無形也非殺者比也九世笑  
訓威小國耳愚謂是時尚有天子緣恩疾之說亦不可以

穀梁曰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  
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  
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而陸氏曰若如穀梁說則此乃舉國

曰就人言滅滅人之國豈非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哉又  
變言大去其義不類愚謂如穀梁言民之從者四年而  
人四年而後畢則紀當復與如大王之去邠也然自此  
之後紀無聞焉不知所從之民何所止乎且因不使小  
人加乎君子孔子遂改齊之威紀為侯之自去則齊  
衰之惡得以及此矣後世何所懲乎公穀就大去二字生  
義故其繆妄如此殊不知大本紀侯之名苟以大去為  
盡去則伯姬不葬叔姬得鄰不可通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公羊曰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  
亡矣徒葬於齊爾此復讎也曷為葬之滅其可滅葬其  
可葬此其為何葬者非殺之逐之也以為雖遇紀侯之殯

亦將葬之也案公羊之說亦自矛盾如齊不當復讎則  
之耳如當復讎雖殺之可也如當復讎雖不葬焉可也如不  
封雖但逐之亦不可也如當復讎雖不葬焉可也如不



當復讎雖但逐而葬之亦不可也夫復讎者惟其父見  
殺於人其子不與共戴天者也據公羊言今已九世又  
非親殺之不過譖於天子耳使有是事亦不當復讎况  
無是事乎

穀梁曰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

隱而葬之春秋垂戒之書也隱而葬之何益於世乎

冬公及齊人狩于糝糝

公羊曰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  
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  
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  
乎其與讎狩也於讎者則曷為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  
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

從同同苟如公羊論輕重莫重乎主齊之婚

穀梁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

公也何為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劇氏曰

與公羊相似非也春秋不待貶絕而見辜若實齊侯

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穀梁曰師而曰如衆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如往也姜氏往齊師而已以如為衆豈不及晦經旨哉

秋郎黎來來朝

左氏曰名未王命也未詳是否

公羊曰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為謂之倪未能



以其名通也案莊公時未有小邦之名衰二年經書小邦說者以為即鄆國從齊恒尊周命為小邦耳

穀梁曰鄆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此說得之而未詳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公羊曰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為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

案春秋此事見義先書伐衛繼書王人救衛繼書朔入衛又書公至自伐衛在朔入之後則其為納朔而拒王命也明矣何必於此先言納衛侯朔哉春秋書之正著諸侯抗王命之辜何必為此辟王之辭哉

穀梁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

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創氏曰非也安知其不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  
公而謂之人即實微者又何以書乎邦衛胡氏曰案經但書伐衛即不見天子廢朔之意明年方書王人救衛

安可謂此年代衛為逆天子命哉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公羊曰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稱人何

繫諸人也曷為繫諸人王人耳葉氏曰公羊以子突為故賤而繫諸人若微者然經未有以微者賤王子者也子突字也

穀梁曰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案稱名爵大夫稱字士稱名今王人士也也何善之有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氏曰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



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

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創氏曰朔比術點年比割兩

朔而絕術賞罰無章莫此甚焉愚謂點年立七年矣未

公羊曰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

篡辭也趙氏曰紫失地之君例名公設不可別為義也

穀梁曰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

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

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案前書齊

矣此書朔入于衛則伐衛納朔明矣此何必再言伐衛

納朔乎且逆天王之命又衛侯朔既入衛矣何言內弗受乎出順

順之說尤無意義

秋公至自伐衛

公羊曰曷為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

伐衛侯朔入于衛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創氏曰公

致會不得意致伐何休又說二國一國之別皆詭亂不

致者因伐而會伐在會前故致伐也葉氏曰彼會而致

夫之而不後故致會若有當致而或致不告廟不書或史

穀梁曰惡可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以見公之惡

事之成也春秋所致皆惡事也特惡有輕重耳苟惡事

則無以見公之惡事之成則惡事固當致也此其言自

冬齊人來歸衛俘

相及矣



左氏曰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葉氏曰經言衛俘作衛寶故杜預遂疑經誤案經書齊侯來獻戎捷楚宜申來獻捷傳以捷為俘則經蓋以俘為寶以捷為囚當為義齊氏曰左氏理甚迂

公羊曰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為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柰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啖氏曰春秋無有改其文見意何煩公羊曲說乎劉氏曰齊人歸俘謂之衛俘俾本衛物也事類本明無足可疑豈以謂之衛寶則必衛人歸之且經書齊人來歸至明白矣又何云乎

穀梁曰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陸氏曰穀梁以謂以齊首之此乃直書其事有何分惡乎劉氏曰固齊人歸我耳何

分之有惡謂穀梁不識其文則史之義遂謂孔子別立又辭本衛歸俘而加之於齊也此蓋公羊之餘論而穀梁竊之以演其辭者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侯于防

左氏曰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淫亂之人誰為辨齊執會及二字之例以求經故為此言使此會為魯志蓋可書夫人姜氏及齊侯于防乎  
穀梁曰婦人不會會非正也齊侯姜氏之惡極辜大不正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左氏曰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啖氏曰兩奔流如雨之多詩曰有女如雲李陵曰謀臣如雨皆言多耳三傳不達此理故悉穿鑿陳岳氏曰荀有雲兩



則悔真曷以辨其星欬兩欬是狀如兩非兩明矣

公羊曰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如兩者何

如兩者非兩也非兩則曷為謂之如兩不脩春秋曰兩

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實如兩何以書記異

也劉氏曰公羊說不說春秋曰兩星不及地尺而復君

子脩之曰星隕如兩此妄語也若令不脩春秋其文

如此仲尼何得改之乎若言兩星非必衆星也今言如

兩則衆星必也是仲尼橫設不實之事以迷罔後人也

又仲尼不書尺而復若實尺而復無為不書若尺而復

不足書如兩亦不足書何者如何休之言以隕則為異

耳

穀梁曰恒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

可以見也其隕也如兩是夜中與春秋著以傳著疑以

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爾何用見其中也夫變

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

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兩

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兩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

豈兩說哉劉氏曰穀梁以如猶而也言星隕且兩也非

又曰著於上見於下謂之兩以言兩夜中而兩何足記乎

說則何著於上見於下謂之兩以言兩夜中而兩何足記乎

言隕石可也以言星隕則何不見於上之有

秋大水無麥苗

左氏曰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劉氏曰大水無麥苗此

其不害嘉穀何益於世教乎且隱元年例曰凡物不為

災不書今不害嘉穀是以不為災也水不為災不應書



大水也。大水笑無麥。苗而猶謂不害。嘉穀妄也。貫道  
王氏也。麥者五穀之一。詩曰：殆我來牟。謂之非嘉穀可  
乎。

公羊曰：無苗則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

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孫氏曰：業傷一穀亦書。定元年，項霜

殺穀是也。劇氏曰：若春秋一災不書，豈愛民之謂乎？計公羊之意，謂當是時麥強而苗弱，苗當常先敗。麥當後敗，不當先書無苗。則何不曰無苗麥乎？

穀梁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無麥苗同時也。如穀

麥苗同時當在春末夏初，是為三四月穀。梁常以夏正言之，春秋不應指春末夏初為秋也。設如杜預、董、稱、秋七月為夏，五月又未，知春秋所書之秋，定為七月。否也。若秋為八月，九月則當為六月、七月、八月。而麥苗同時之說，又有所不通矣。况七月為八月，八月為九月，其數月未嘗故乎。况麥苗本一物乎。高下有水，辨見桓元年。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公羊曰：次不言侯，此其言侯何？託不得已也。趙氏曰：此

有何託乎？劇氏曰：仲尼豈為不實無狀以迷人哉？觀聖賢辭國，愚者有之矣。亦不從而為之辭而已。夫從而為之辭者，小人之事也。何以辱春秋。

甲午治兵

左氏曰：治兵于廟，禮也。劇氏曰：非也。治兵非其時，何謂

足書乎？又言于廟，夫廟中嚴矣，非治兵之地也。若師之出，先謀於廟，是則可爾。於是習號，號鐘鼓，丁寧，旌旗，不乃太瀆乎？又即者，魯邑師以于邑，則其無廟，明矣。是為已次于郎，又復入城治兵于廟者乎。

公羊曰：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為久也？曷為為久？吾將以甲午之日。



然後祠兵於是劉氏曰非也魯欲以夏月與鄰國之齊共伐邲何至正月出師自取淹留乎

穀梁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

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

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

死者不亡劉氏曰穀梁曰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其意謂春秋多之非也軍出必治兵自有常地矣魯人先出兵而後治治又非其常地故春秋

記其非常耳春秋非教戰之書責其善陳不戰也愚按

兵而陳蔡不至又謂善陳者不戰則耳今穀梁乃曰治

蔡也遠經遠矣此蓋不顧下文有圍邲之事耳

### 夏師及齊師圍邲邲降於齊師

左氏曰夏師及齊師圍邲邲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

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得齊師何臯臯我之由夏書曰臯陶

邁種德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

善魯莊公東萊呂氏曰齊魯同伐邲而齊專有其功人

齊魯莊之視齊衆乃君父不戴天之讐義所必較者也

又弱懦畏法倪首為讐人之役坐視其取邲而較者

特畏其強而不較耳姑托臯已脩德之辭以自解於衆

豈其本心哉趙氏曰勞師會讎何善之有且齊強魯弱

自當不敢爭也愚謂此舉師也非公也左氏謂仲慶父

請伐齊師而公不可皆妄也

公羊曰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曷

為不言降吾師辟之也諱滅乎迂僻甚矣陳岳氏曰苟

亦謂之降實降于魯又獨言齊皆非聖人之文也凡諱國惡



人豈獨非道亦不可傳世吳春秋之書要在無傳而自  
通非曲經以合傳也且所貴聖人之文者不貴其華易  
名字以惑人也如必華易名字而後可見衰敗諱避者  
誰不能為春秋哉

### 秋師還

穀梁曰其降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於郕也

劉氏曰穀梁曰

不使齊師加威于郕故使若齊無武功而郕自降審如  
此春秋為縱失齊師之惡也

公羊曰還者何善辭也比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曰師

病矣曷為病之非師之辜也

劉氏曰凡春秋所譏苟滅

既曰君辜師則無辜何至於此獨以為非師之辜乎則  
彼不記師還者皆非君辜而師辜乎愚謂公羊不識聖  
人書師還之首遂以師還為善辭豈知言哉

穀梁曰還者事未畢也遯也

劉氏曰穀梁曰還者事未  
畢也遯也云欲避滅同姓

之國示不卒事非也郕雖降齊國實未滅又穀梁曰云  
不使齊加威於郕然則加威於郕者獨齊師耳魯故無  
舉豈可謂何謂趣邪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穀梁曰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伐之也

趙氏

命之卿例不書氏既不書氏自然以名連國強說嫌理  
迂僻劇氏曰宋萬亦豈弒而代之者乎公子商人亦豈  
非弒而代之者乎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左氏曰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春雍廩殺無知

齊案經書

無知討賊之辭也弒君之賊人人欲殺之其幸而免者  
人力不足耳若但曰無知虐于雍廩殺無知則惡之者  
獨雍廩之人乎豈足以訓



穀梁曰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辜也曰非也無知裁君以代其位又上有齊人下有無知明也而無知者齊人之賊亦不煩再氏國爾非謂失嫌故挈之也而以殺大夫例解之似仍失指

### 公及齊大夫盟于莒

公羊曰然則何以不名為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劉氏曰若諱與大夫盟沒公足矣今不沒公非諱與大夫盟也愚謂公羊既言齊無君自然與大夫盟而書大夫使若衆然則是齊本有君以公諱與大夫盟而書大夫使若衆然不可曉也

穀梁曰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不曰其盟渝也

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

有父之離而安

其後嗣穀梁乃曰當可納而不納為惡內豈知言哉

###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公羊曰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不

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

齊小白入于齊曷為以國氏當國也

劉氏曰公羊曰納者入辭也非也

者納辭耳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非入辭也又曰我而納者納者猶不能納也亦非也  
有未嘗伐未嘗圍而納者各據實而書之耳又云糾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非也糾夫國在魯本非魯臣何故責以君前臣名乎又曰以國氏者當國也非魯臣何故國之說皆無通例不可條貫吾於州吁弒其君既言之矣愚謂子糾不稱國者蒙上伐齊之文也小白不稱子故上書國而下書名國氏當國之說果何義乎

穀梁曰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



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於魯小白入於齊惡之也案莊公志父之讐以納其子而日糾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無大義也豈知言哉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公羊曰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為伐敗復讎

也此復讎乎大國曷為使微者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

不與公復讎也曷為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劉氏

也君以復讐者在下故不言公春秋豈奪人子意哉臣有善君行之則君善也故書曰股肱良哉言一體也宗

何以復讎者在下則不以美歸公哉且謀之者臣也行之者君也臣謀而君行之又款何嫌黃氏曰小白已入齊不君可知也臣謀而君行之又謂伐齊為復讎戴氏曰齊主婚夫受齊送俘矣及齊圍邾矣豈今一旦皆好而復讎且莊公所納者正讎人之子而名復讎可乎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氏曰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

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

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

俛使相可也公從之趙氏曰案論語云桓公殺公子糾之也若魯殺則當書云齊人使我殺子糾不應云取也

公羊曰其取之何內辭也脅我我殺之也其稱子糾



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取非內辭也直書曰取  
時魯師敗績懼之不暇故取子糾而魯與之也非脅我  
使我殺之也何以取正曰經文而巳矣經書曰齊人取  
子糾殺之不曰使我殺子糾也趙氏之說足以破二傳  
之誤矣

穀梁曰外不言取言取並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

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

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又當言取

不言取非義也魯納之而不能齊取而殺之魯固病矣

然春秋大義則不專在魯不能存子糾也春秋上文則

在於魯志難而納子糾此則在於齊桓之忍而殺子糾

冬浚洙

公羊曰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

也曷為畏齊辭殺子糾也齊已取子糾未辭殺之矣其曰辭

穀梁曰浚洙者深洙也着力不足也魯浚洙固為力不

書之則不為此蓋治國者別有用力量之地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穀梁曰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穀梁見經不

而但言敗齊師故曰疑戰非也辨見或問

二月公侵宋

公羊曰曷為或言侵或曰伐猶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

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則氏

未必重於戰不可詳圍而畧戰愚謂侵與伐各有義不  
可分精確也且春秋書伐而書戰者有矣如桓十二年



書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然則言戰不言伐者非也

穀梁曰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  
象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穀梁謂深其怨於齊齊退而  
惜乎其以時月為例也

### 三月宋人遷宿

公羊曰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還之也子沈子曰不通  
者蓋因而臣之也劉氏曰公羊曰以地還之非也直宋  
愚按公羊解經言以地還之不失經旨矣何氏解公羊  
遷作統為統取其地又識傳意矣其曰不通又代宋  
人釋所以遷宿之由其用心亦勞矣

穀梁曰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

國家以往者也葉氏曰有自遷者有遷之者皆未失其

遷之者以遷人為義不在地故不地今穀梁見宿不  
地遂以為失其國家而不復見謂之亡辭若然乃滅也  
安得為遷乎愚謂穀梁既曰未失其國家以往則非亡  
辭矣何為自相背哉

###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左氏曰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公從之  
此左氏見經書公敗宋師之辭而為此詐戰之說者也  
辨又見長勺或問

公羊曰其言次于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

不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葉氏曰左氏言

謂齊與伐而不與戰我能敗之故言次者此亦不知魯  
伐宋之實故也劇氏曰公羊曰我能敗之故言次也何  
休云二國終止次未成於伐不知二國之師進於乘丘  
而我能敗之邪抑亦退至於乘丘而我能敗之師進於乘丘



文及注意是自即進至乘丘也然則即非近色桓十年  
來戰于即猶未成於伐即一地也何二三乃爾乎愚謂  
時至即則齊師于長勺亦我敗之也曷不言次乎經  
前書公敗齊師而晦北類是也  
意本明因傳而晦北類是也

穀梁曰次止也畏我也疑戰也不曰疑戰也疑戰而曰  
敗勝內也非齊師宋師次于郎則疑戰也疑戰而曰  
長勺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箬以蔡侯獻舞歸

公羊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  
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絕名曷  
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日公羊以謂荆者州名也非也楚之改之也荆號非一日也  
詩云捷彼殷武奮非荆楚非孔子改之也復有一國強若  
以其強大故抑而謂之荆楚非孔子改之也復有一國強若  
楚者當有兩荆不亦妄乎又徐亦夷也徐在徐州不聞  
以州名名之則徐猶荆也徐亦夷也徐在徐州不聞  
國不若氏亦非也徐猶荆也徐亦夷也徐在徐州不聞  
分名耳警猶漢之西域乃有三十六國總而名之謂之  
西域折而名之則徐猶荆也徐亦夷也徐在徐州不聞  
而強云進稱氏乎又曰氏不若人假令赤狄分別有何怪  
者曷為絕獲也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非也素公羊曰秦者夷也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獲晉侯何故與夷狄獲也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以某侯歸者與夷狄獲也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之謂歸不蓋就虜而不自取者愚謂公羊謂荆者春秋皆因  
自稱而稱之非孔子折之而以荆稱楚也春秋皆因其

穀梁曰荆者楚也何為謂之荆狄之也何為狄之聖人



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為絕之獲也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劉氏曰蔡侯何以名絕之也何為也名又曰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蔡侯何以名絕之也何為也見獲乎亦非也但言敗此其言敗何也言獲蔡侯何害於義而諱獲為敗足見其是獲乎蔡侯自設言獲無為諱其獲以匿其惡其名以發其獲進不諱書退不成絕徒為此紛也又曰以歸猶愈乎執也亦非也也有執者有獲者有以歸者非一物也獲不輕於執執不重於歸案文觀則秦當先書曰雍吳當先書曰揚名楚國名漸進之義則秦當先書曰雍吳當先書曰揚何以書秦吳也苟曰荆者狄也秦吳亦其類也故不狄之而獨狄楚乎荆乃禹貢九州之名也奚謂狄乎愚謂王師敗績于茅戎聖人猶書之豈有中國不言敗之理哉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左氏曰齊侯之出也過譚譚貢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齊桓滅人之國其舉大矣而左氏為之文其故曰無禮也不可訓其曰同盟故奔莒亦億之而已然則於經何所發明乎

十有一年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

左氏曰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鄆凡師敵未陳曰敗某

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雋曰克獲而敗之曰取某

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孫氏曰若如左氏說不惟

自相侵伐圍戰取滅矣葉氏曰經書公敗某師于某此內勝外之辭也傳妄以未陳為敗且魯書敗某師于某



無有一書戰者豈皆未陳而敗之乎愚案謂春秋惟鄭伯  
既自為之師例又撰其事以實之如奔共曷嘗得雋哉左氏  
也辨宋師未陳而薄之如師此類者甚多讀左氏者詳之可

穀梁曰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宋萬之  
獲也春秋書敗某師者多矣何獨於此以獲宋萬而書  
丘之役亦非此時也

### 秋宋大水

左氏曰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梁盛君之何  
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  
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皐已其興也悖焉桀紂皐

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  
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  
君有恤民之心義不見列國有凶稱孤而為禮者餘非本

公羊曰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劉  
曰非也案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若水災及魯自可記  
魯災而已無為詳宋而畧我也公羊以百二十國實書

穀梁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高下有水災

曰大水劉氏曰王者之後非也祀亦王者之後未嘗記  
之顛亦有水乎陳岳氏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亦非也岳  
皆王之後何不書之又莊二十一年書齊大災齊豈王者  
之後也趙氏曰案外災來告則書二傳不達此義故各  
穿鑿耳



冬王姬歸于齊

公羊曰何以書過我也

劇氏曰非也元年所書逆王姬

送王姬及築館不當書故此王姬書歸而已若以謂過

穀梁曰其志過我也

我而書者自周之齊何乃過魯則魯史不必書仲尼尤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紀叔姬歸于鄆

公羊曰其言歸于鄆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

于叔爾也

穀梁曰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

得其所故言歸焉耳

趙氏曰公穀皆云隱其失國且春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公羊曰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

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何以書賢

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

穀梁曰宋萬宋之畢者也畢者以國氏及其大夫仇牧

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

黃氏曰杜氏譏仇牧不知警公  
君諸家或以書宋萬為國氏或以書及為國氏或以書  
及為其節又或以書萬為國氏或以書及為國氏或以書  
實何有凡例若書萬為國氏而不書及則將何以為國  
乎既弑其君又殺其大夫不書及則將何以為國之書  
如此尚待義例而後見其專也哉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氏曰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毫南宮牛猛獲帥師  
圍毫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  
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  
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  
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  
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  
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  
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果醢萬  
日宋人殺萬宋之臣子持有緩討賊之辜可免逸賊之  
辜矣若殺之于陳經猶當書如衛人殺州吁于濮之法  
今經但書曰宋萬出奔陳則傳不洽於經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左氏曰會于北杏以平宋亂存耕趙氏曰北杏之會齊  
時宋萬已奔禦說已立又何亂之可平哉愚謂左氏見  
經此後有伐宋事故附會耳

穀梁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

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

衆之辭也存耕趙氏曰業經書人傳或以為君信經可  
也愚謂人宋公以稱疑聖人肯為之手不知  
陳蔡邾為君邪為臣邪

夏六月齊人滅遂

左氏曰會于北杏遂人不至北杏之會四國之人耳諸  
侯之不至者固多齊之滅  
遂未必以此蓋滅國作威求伯諸侯耳



穀梁曰遂國也其不<sup>日</sup>微國也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公羊曰何以不<sup>日</sup>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sup>日</sup>其會不

致信之也其不<sup>日</sup>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于桓<sup>柯</sup>曹子進

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如死矣曹子曰

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

莊公升壇曹子手劔而從之管子進曰然則君將何求

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

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

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標劔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

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

柯之盟始焉趙氏曰案桓公未嘗侵魯地及盟後未嘗

二十二年防之盟僖八年葵丘之盟宣七年黑壤之際何為

書曰桓既卒僖二十八年溫之盟宣七年黑壤之際何為

何不書日也則知盟會不以日為義例明矣存耕趙氏

曰長勺之役則與莊公言戰如彼詳緩觀社之行劇諫

莊公之辭根據義理必非懷利以所據者且乾時敗練

安有城壞壓竟之事况汶陽之取何至鞏之戰而後能取

比無足據者蘇氏亦嘗謂此春秋以後好事者之說也

穀梁曰曹劔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sup>日</sup>信也

辨見公羊



三傳辨疑卷第五

三傳辨疑卷五

三傳辨疑卷第六

莊公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左氏曰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

劉氏曰單伯者魯之孤也左氏見周有單

于遂誤以單伯亦為周大夫凡王人出會諸侯無不序公侯之上者等周公劉子之類是也既序公侯之則足主魯之人矣何必赴以單伯會諸侯之師乃成主會乎左氏既誤以單伯為周人而委曲求合非解經之體也愚謂左氏既使必為周人而委曲求合非解經之體也愚謂左氏既誤以單伯為周人而委曲求合非解經之體也愚謂左氏既誤以單伯為周人而委曲求合非解經之體也愚謂左氏既

公羊曰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

劉氏曰非也伐宋之時大夫往會之耳與陳侯如會同意非後期也

大夫往會之耳與陳侯如會同意非後期也

三傳辨疑卷六







十有六年秋荆伐鄭不假左氏曰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

故也夷狄聽命於中國禮也今中國不告夷狄為不禮豈禮也哉况鄭伯緩告楚之事未可信乎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

伯滕子同盟于幽

左氏曰同盟于幽鄭成也桓公假大義以令諸侯而天下翕然宗之不特鄭成而為此同盟也

公羊曰同盟者何同欵也諸侯有不服者齊侯則伐之

霸未必皆同欵也

穀梁曰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

也趙氏曰何閔內外僚也愚謂尊周而不朝又令自齊皆出其曰尊周特其名耳凡言同欵同尊周同外楚者皆以意解經而非當特所取之義也

邾子克卒

穀梁曰其曰子進之也不知孰進之與窺其歸褒貶之說耳先儒謂邾從北杏之會而齊桓進之蓋意之也非有所考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左氏曰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案去年十二月方同盟不可謂不朝也其左氏意之之辭歟

公羊曰鄭詹者何鄭之微者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

人執之書甚佞也劇氏曰案春秋未有微者而得書於經若詹為大夫而未命又何別乎愚



謂甚佞之說亦意之耳

穀梁曰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鄭詹鄭之卑者  
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  
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鄭詹鄭之佞人也  
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非也宋人執鄭祭仲其志  
執鄭子亦可謂與之乎又曰鄭詹鄭之卑者不志其志  
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亦非也紀履緌鄭宛之類亦同  
氏國豈早者則不志乎且若所言之臣不可勝紀何不盡  
逃來故得志也諸侯之國通逃之言早者不可勝紀何不盡  
書乎假令鄭詹就執於齊不逃來魯者春秋遂不書齊  
人執鄭詹乎然則書齊人執鄭詹來魯者春秋遂不書齊  
亦不與齊人執之而書為詹逃來魯者春秋遂不書齊  
甚佞及與齊人執之而書為詹逃來魯者春秋遂不書齊  
書諸見執者豈無臯乎何獨特書此佞蓋不言微者為佞  
夫被執亦書之故造此義若經言自齊逃來足知見執  
何假先書

夏齊人殲于遂

公羊曰殲者何殲積也衆殺成者也

殲當依左穀作殲與載皆不訓積

穀梁曰殲者盡也然則何以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

之辭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

人滅遂使人成之遂之因氏飲成者酒而殺之齊人殲

焉此謂狎敵也劉氏曰何以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

又成之以自取死亡故其文如齊人自死於遂耳不

猶存遂也亦非也齊人實死于遂自當記其死所遂國

雖滅遂地猶存理合必書豈強存遂乎若春秋不存遂

者國使兵戍之殲于齊無道矣此謂狎敵也亦非也

成遂未密不願遂不可滅地不可成也



秋鄭魯自齊逃來

公羊曰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

陳岳氏曰

苟曰甚佞佞者國之私也諸侯曷以及之春秋曷以書之斯責不為國死難以懲執政明矣

穀梁曰逃義曰逃凡近人逃者不顧義而竊去也穀梁意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穀梁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王者

朝日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

朝日諸侯朝朔劉氏曰尋穀梁氏意似云王者月朔朝禮記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朝於南門之外者得見之也

禮也然則天子每朔先朝日而後聽朔諸侯每月先視

也朔而後朝廟乎古禮既已散亡今之說者不同未足怪也如穀梁之說以迂朝日則是以前解夜食則非愚謂田

日而夜食人所不見亦不為異春秋亦當不書設使書之獨不可言某月某日夜日有食之乎

夏公追戎于濟西

左氏曰不言其來諱之也啖氏曰書曰追明已去而遂之有何諱乎

公羊曰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此

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

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劉氏曰公羊以大其未至而豫禦之非也若未至而

禦何得謂之追乎此不待攻而自破者雖多言煩說猶不可解也又曰于濟西者大之也此欲引追齊師至鄆以立褒貶耳彼白以弗及故得書至何足據乎

穀梁曰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追之不使戎適於

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為公之追之也

啖氏曰書濟西



譏遠追也言大亦無義劇氏曰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  
以公之追之使戎通於我非也後言追戎何害於義  
追今以戎來故得追之實先言我伐後言追戎何害於義  
而必欲隱其未嘗伐我公自妄追之也若不言戎之末節  
如此及為戎未嘗伐我公自妄追之也若不言戎之末節  
我欲以明不使戎通於我者則春秋所書也非也  
其適於我乎又曰于濟西者大之追戎亦非也  
之來又不然不言濟西則當但云公追戎矣未知追之於何  
所邪然則此理所必書何大之追戎矣未知追之於何

秋有蝥

穀梁曰一有一亡曰有蝥射人者也  
此地本無而忽有一

無之說未解也

十有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

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  
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  
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

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孫氏曰若以書鄆為出竟乃得

春秋安得譏之况冬齊與宋陳加兵于魯豈安社稷利  
國家也哉書者為遂起爾存耕趙氏曰受命不命辭謂  
聘禮耳豈有以媵陳出而可以邪石氏曰以既盟之後齊家  
不至尚且不可况禍實在此後邪許之哉此防人後世  
猶有出疆矯制為國生事者可知明之陳人後公羊  
以謂媵者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陳人者陳侯也  
非也云公子結以媵歸陳二名之義蓋媵者宋女也陳  
故賤損陳侯使從人稱非三名之義蓋媵者宋女也陳  
人者陳大夫不煩說矣

穀梁曰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何以見



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者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畧之也。其不曰數渝惡之也。非也。魯誠欲自託於大國者。豈敢以媵也。使盟是以取戾於伯主哉。使要者御媵婦之命而遂也。於大國雖不得盟矣。何謂避要。乃飾卑者之任而固曰媵婦往不逆施而為怒。此其意欲持兩端若得盟則爾今結既得盟而春秋猶記其媵陳人之婦何哉。且魯之為此謀者。欲以誰齊宋乎。則亦必誠有媵而傳又言者。乃可施其謀矣。無陳人。乃以虛為此。名爾非實。有陳人之事哉。豈誠魯人婦也。推其意無一可悅者。豈誠昔人之事哉。豈誠魯人之事哉。

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辨見二年姜氏會齊侯于禚。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穀梁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國有鄙故伐鄙曰伐。鄙深入曰伐。我皆直書耳。若曰不以難邇我國。則是齊守陳之兵。本及國都而孔子私改魯史曰鄙以遠之也。若止伐鄙者。又何為辭乎。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辨見二年姜氏會齊侯于禚。

夏齊大災。

公羊曰：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何氏曰：痢者疫也。趙氏曰：災天大也。若以大災。



為大瘡則新宮災亦是瘡乎劇氏曰春秋何以不言大瘡大瘡而亂大災之名乎其曰何以書及我亦非也春秋豈其詳外而畧內哉

穀梁曰其志以甚也

二十有一年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穀梁曰婦人弗目也鄭嗣曰弗目謂不目言其地愚按此義近之然施之文姜則是知常而不知變者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青

公羊曰肆日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肆大青何以書

譏何譏爾始忌省也啖氏曰肆者放也青過也故大青耳如今之故忌青有何義乎劇氏

日經云肆大青而傳謂之忌青其文與其理不可訓解蓋不足難也

穀梁曰肆失也青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為嫌天子之葬

也啖氏曰言不赦則自赦以天子之微弱魯肯畏之乎若實有畏王之心則自赦以除母辜豈為得禮且魯莊未嘗有怨齊之心則自赦以除母辜豈有所忌故自救耳葬自葬耳事不相聞劇氏曰若魯欲葬文姜而自為此者子固無赦

母之道若仲尼嫌文姜出於天葬而書此以緣文姜者則春秋且文無從而生若赦於天葬者何必緣文姜者則春秋皆不然者愚謂莊公當時恐人之死矣又待天子而葬乎此以息人言亦未可知但為嫌天子之譏其母故因而為赦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穀梁曰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公配可以言

小君也稱君夫人者一國之母非君而何且小君者臣子末之難矣

君夫人者一國之母非君而何且小君者臣子末之難矣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

左氏曰春陳人殺其大夫御寇

經曰公子當以經為正

穀梁曰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為大夫者也其

曰公子可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劉氏曰然

凡公子未命為大夫皆得稱公子矣非也公子則穀梁謂  
天無生而責者是以命為大夫則名氏得兩通未命為  
為大夫則得稱名不得稱公子觀小白去疾亦可以見  
之矣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公羊曰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

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案公與大夫盟春秋

人盟于浮來之類是也何獨於此諱與大夫盟乎

穀梁曰不言公高傒伉也辨見公羊

冬公如齊納幣

公羊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

此其一義耳伉離喪聘未諭也

穀梁曰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

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案婚禮有大穀梁止言其五而納吉不言亦可見其語  
焉不詳之病餘見公羊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公羊曰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

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劉氏曰有致善有致不  
善皆妄說也不可以通



愚按此若其踰年而遂廢居喪告朔之禮何危之哉陳

祭叔來聘

穀梁曰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

不與使也趙氏曰非天子之命耳豈謂責其外交而去

言使則非外交不言使然後為外交也尋穀梁不與使之意乃以孔子去其使字以譏其外交豈春秋直書其事之義哉

夏公如齊觀社

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此說但未詳耳

穀梁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辭也以是為尸女

也無事不出竟索易曰觀國之光觀我生觀其生孔子事辭乎觀其所由若此類者豈皆非常與無

公至自齊

穀梁曰公如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

爾日月例辨見綱領

荆人來聘

公羊曰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癸氏曰言荆來聘荆似舉州皆來故加人無他

義劉氏曰稱人即大夫之辭耳

穀梁曰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而不待再黃

曰荆春秋三加兵中國今來聘稱人乃以為進之也本木訥趙氏曰若進之聖人豈樂其僭聘問之禮哉憂之



益甚也不然二十八年荆伐鄭何以復書荆僖十八年  
邢人狄人伐衛書人亦豈進進之邪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穀梁曰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蕭叔朝公微

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於外也朝於廟正也於外

非正也

諸侯不朝天子而朝魯侯雖於廟亦非正也反與遇辨見隱四年遇于清

秋丹桓宮楹

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

此說近之但不言其

所以非禮耳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公羊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之

也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

劉氏曰妄說耳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楹

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楹非禮也

不言所以非禮

穀梁曰刻桓宮楹丹桓宮楹斥言桓公以惡莊也

案桓不言桓

宮則所丹所刻者何宮故言桓宮者製言之體然也夫莊公之身著矣不待斥言桓公而後見其惡莊也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公羊曰何以書親迎禮也

案莊公逆離人之女公羊蓋聞之矣反以為禮豈不悖哉

况春秋常事不書公羊嘗自言之今親迎為禮則是常事也何為而書乎

穀梁曰親逆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

齊也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

此說近之而未詳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羊曰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

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僂疾也崇先書公

陳岳氏所謂書其實者是也若姜氏難之與公有約然

後入亦不書在入字見意况有約後入之云本億之辭

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

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之子弟以薦

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父見殺而子娶其女宗廟弗受

上文納幣送女公至及此姜氏入觀之義自見矣

###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公羊曰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覲者何見也用者何用

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枣栗云乎暇脩

云乎此說得之但謂宗婦不日同姓大夫之妻為少不

穀梁曰覲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

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鴈雉膳婦人之贄棗栗暇

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

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案經曰大夫宗婦乃同姓大夫

而用婦人之贄不然何以日不正其行婦道與大夫國

體也而行婦道一則又似大夫與宗婦同時以幣見夫

人不然何以日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如

是則經中及多宗婦之辭轉求之皆不可見故書法自

每字必大



不當言父殺梁又曰男子之費羔鴈雉膳則書稱三帛  
一死贊者非歆又曰大夫不見夫則禮稱夫人  
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贊以見者非歆且孔子何以見南  
子也穀梁種種失言矣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公羊曰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

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

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

君臣之義也劉氏曰曹無大夫非也經曰不敢遺小國

鄭伯亦伯也若以鄭無大夫而獨曰曹無大夫以見曹之

哉今公羊不曰鄭無大夫而獨曰曹無大夫以見曹之

大夫著於經者少耳非確語也赤歸于曹郭公案此一

事推尋傳注初無義理不知先儒顛倒郭公案此一

此陳岳氏國君出奔或不爵者與書大夫無異故鄭

羊以為大夫也然國君出奔有無爵者如突歸于鄭鄭

忽出奔衛詎可謂大夫欣復有可以明之經先書冬戎

侵曹次書曹羈出奔陳次書赤歸于曹戎既侵曹而羈

出奔是曹懼戎而出奔明矣羈既出而赤乃入是君出

而赤立亦明矣愚謂設使曹羈為大夫當戎之侵曹正

臣子見危授命之日非三諫不從而遂去之時也而遂

去之可謂賢乎又使曹無大夫則二十六年何以書曹

殺其大夫乎然則公羊之義與事兩失之矣

郭公

公羊曰郭公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

地之君也

穀梁曰郭公赤蓋郭公也何為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

義外歸非也趙氏曰赤者曹公子也郭公自是闕文其

曰赤者郭公之名然則春秋何苦不曰郭公赤歸于曹

乎言郭公亦足以見其為國君言歸足以見其外歸而



顛倒迷錯乃如此何哉梁亡鄭棄其師紀侯夫去其國雖指意卓偉然文義自明未有改易首尾如此者也蓋有不不知而作之者豈謂是邪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左氏曰嘉之故不名趙氏曰聘何可嘉故知穀梁言天侯其卿大夫來聘輒受一褒春秋之中來聘魯者不可勝紀則何不一一褒之也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曰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

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

于朝孫氏曰索周禮夏書凡救日食皆鼓不書者常事說則孔子所書非正陽之月者皆空言也夏書亦不當言乃季秋月小雅亦不當言十月之交噫是說也啓庸

君暗主荒急不畏天戒之心甚矣劉氏曰夏書記日食之變季秋月朔亦有大者人君當恐懼脩省以谷天意豈但非正陽之月則安而視之哉左氏之說繆矣春秋所以書者蓋譏其不鼓于朝乃鼓于社又用牲耳

公羊曰日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

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營之趙氏曰凡此皆

失禮乃書公羊言求陰之道乃是得禮據書禮無朱絲營之文

穀梁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于社鼓禮也用牲

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

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索天子救日

侯伐鼓于朝今諸侯鼓于社是僭天子之禮也穀梁但知鼓之可用而不知用鼓之所是以許之以禮耳如其



鼓而得禮則春秋不必書鼓直日日有食之用牲于社豈不簡潔也哉

伯姬歸于杞

穀梁曰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案春秋

書逆者以其得禮為常事而不書耳設使逆之道微正公穀所謂非常者也非常之事固當書之以示戒穀梁乃曰逆之道微而不書然則春秋反書常事不書非常也豈理也哉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公羊曰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劉氏曰非也若于社為禮春秋當不書矣

穀梁曰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案鼓為得禮春秋不必書矣夫莊公用鼓之意

本為充陽若日食然不然何以于社也今穀梁以為鼓駭衆不惟不解春秋書鼓之義亦不解莊公用鼓之意矣

二十有六年曹殺其大夫

公羊曰何以不名衆也曷為衆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

君死乎位曰滅曷為不言其滅為曹羈諱也此蓋戰也

何以不言戰為曹羈諱也趙氏曰曹小國唯有二卿何國卿盡殺之乎劉氏曰公羊曰不名衆也然則殺三欲

何故名乎又云不死于曹君者也宋殺其大夫何不以

辨哉凡公羊以大夫相殺稱人而君殺大夫稱國而不

論大夫有辜無辜故使曹宋同文異義是夫億斷也又

日此蓋戰也滅也亦非也曹羈雖賢何能掩君之禍

秋為曹羈諱曹行不為宮之賢則無以異於曹羈矣春秋







也案桓公以力假仁如黃人同盟而不救其亡救邢而  
征伐不仁也然則許桓公以仁信者過也

###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公羊曰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  
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君子  
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  
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  
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  
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劇氏曰  
時內難未作何避之有若以季子見幾遠舉者是謂忘  
宗國之亂而貴一身之全非賢智也且季子於此奔

陳亦見篡端已成乎則莊公既病而召季子其篡端宜  
益深矣一旦召至授之權柄人莫能禦者此明公子牙之  
在外猶未觀也若彼之時禍猶未觀况去莊公沒尚數  
年而遂云避內難出奔乎且季子與亂也孰若勿奔  
以銷解其謀察識其勢若孔父之德亂也而胡為肯君  
捐國使為回皇於亂臣之手此皆事之不然而胡為肯君  
內主恩外主義故異姓之卿道不行則去貴戚之卿無  
可去之理則死其位而已然則君子避外難而不避內  
難也公羊反其說矣

穀梁曰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  
啖氏曰書葬之意直譏季友之私行彼是陳國大夫安  
其卒乎愚謂經意本明因傳而晦者若此類也

### 冬杞伯姬來

左氏曰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  
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趙氏曰譏無父而  
來又曰凡內女稱



來不且來也左氏謂歸寧曰來言禮當來也竊謂合禮者皆常事不書蓋知非禮而來故書云爾愚謂夫人姜氏如齊師如莒亦可曰夫人歸寧乎

公羊曰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趙氏曰公羊曰直來蓋見無他事殊不知經意

### 莒慶來逆叔姬

公羊曰莒慶者莒大夫也莒無大夫莒子爵小國一卿安得無大夫哉

穀梁曰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

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杜氏曰接內謂與君為禮也愚謂來

來魯而已非以不至大夫直接內而書來也其曰叔姬者大夫自逆則稱字書法當然非不正其接內而不與夫婦之稱也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

### 人敗績

左氏曰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穧子穧有寵為國為之

師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圃以為園邊伯之宮近于王

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

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

奉子穧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蘇子奉子顏以奔衛衛師

燕師伐周冬立子穧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

仲父夏鄭伯遂以王室歸王處于櫟二十一年夏鄭伯

將王自園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穧王使召伯廖賜

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顏也齊侯伐衛戰敗衛師



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齊果以王命伐衛逆王命春  
侯朔入于衛之意以著衛臯豈可但書衛人及齊桓執  
手子顏作亂事或有之取賂而還亦不若是之甚也  
公行私事亦有之取賂而還亦不若是之甚也

公羊曰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

伐何至之日也春秋伐者為客見伐者為主故使衛主

之也曷為使衛主之衛未有臯爾敗者稱師衛何以不

稱師未得乎師也劉氏曰公羊曰曷為使衛主之衛未

于邲當此之時公羊以晉師夷狄之不若則何以不使

楚子主之豈晉師未有臯楚子有臯乎是何自相反也

又曰敗者稱師則春秋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

秋之文甚矣

穀梁曰於伐與戰安戰也戰衛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

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

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以不人衛也衛

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其稱

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劉氏曰穀梁曰戰則

也非也凡道春秋通例皆曰將早師少稱人何也微之

而人謂也微之乎又曰其則人衛也以其人齊不可不

明矣今欲非也齊因遂微衛齊則有臯矣則微則不可謂

曰不不可不人衛所謂不衛者安在哉又曰衛則不知也

則衛及之何也戰則其微之可安在哉又曰衛則不知也

師敗於起耳齊不為國大也及衛曰春秋稱人戰而敗衛



之事史記也聖人豈必私以己意增損舊史而後見其

道哉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穀梁曰荆者楚也其曰荆州舉之也善救鄭也齊能救

然原其所由則有未善者孟子所謂久假不歸惡知其非真有者穀梁之謂矣其曰州舉之亦莊十年狄之之意但不明言耳

### 冬築郕

左氏曰築郕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室曰都無曰

邑邑曰築都曰城始劉氏曰郕者何內之邑也築之者何

百堵百堵皆興藝鼓弗勝不謂城邑也邑之與都相較無幾故差邑於都而殊築城之名何邪愚謂城郭城中丘城當殊而類皆城邑也若如左氏說則皆為都矣此不待楚丘之類皆城邑也

辨而明者也

穀梁曰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氏啖

日穀梁之說當施之築園下劉氏曰此自築邑爾非園

### 大無麥禾

公羊曰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

禾諱以凶年造邑也集劉氏曰非也築微郕在冬初五穀畢

耳豈故諱哉愚謂公羊所謂諱者史氏諱之乎孔子諱之則後世之人亦知之夏無麥而秋無禾

穀梁曰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聖人重民食若但無



麥理亦當書非因無禾始書無麥也况大者非常之辭  
非以無禾無麥而書大也若歲有麥何妨自書大無禾  
若歲有禾何妨自書大無麥乎

### 臧孫辰告糴于齊

左氏曰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禮而不知告糴之為糴之非禮

公羊曰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辰之

私行也曷為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

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春秋書法外大夫來稱使

者存耕趙氏以為非聘是也且義在告糴于齊豈可以  
不稱使謂其私行哉夫國無麥禾而譏臧孫辰安得私行  
而告糴乎公羊以國無三年之委一年不熟而告糴為  
臧孫辰之私行則是臧孫辰本公行孔子責其無三年之

委而奪其使以為私行也豈理也哉

穀梁曰國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

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國

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

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

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

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

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內諱也  
穀梁不責

預備而責齊之不歸粟與魯之無外交可謂失其輕重  
之權衡矣且時無明王又無賢諸侯安能聞鄰國之饑  
不待告而即歸粟哉夫告糴于齊既明書之何必去如  
字為內諱也豈得公羊私行之說而演之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左氏曰新作延廐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杜氏曰日中春秋分也治廐當以秋分因焉向入而脩  
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也農隙修之入氏曰廐有壞爛及民問  
雖出以春作何妨農隙修之入氏曰廐有壞爛及民問  
暇不時而左氏是也何害於春與月東作方興而與土木  
二功不時而左氏是也何害於春與月東作方興而與土木  
待不務彼而務此二不待也若左氏所謂不耕助不給之  
不於秋分修之耳其於春秋所折邈乎其不相干矣  
公羊曰新延廐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  
譏爾凶年不脩此說近之但以新為脩舊則未然耳謹  
修舊不及也何則凡去其舊而一新之故曰新也  
也因其舊而一新之故曰新也  
其舊而葺之曰修舊新延廐非也  
之耳公羊乃曰脩舊故曰不及也  
之之義一字義且然况本義乎

穀梁曰延廐者法廐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為書  
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  
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  
新延廐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夏鄭人侵許

左氏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也襲侵密聲為暫事也則侵非無鐘鼓但備而  
愚按詩曰侵自既疆書曰侵于之疆周官九伐負固不  
服則侵之皆為侵奪其疆之義左氏云無鐘鼓之云非也  
先儒有潛師掠境之說蓋本於左氏云  
秋有蜚



左氏曰秋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啖氏曰此非秋記異多矣何必為災乃書等老孫氏曰經書有蜚非所豈有之為異故書也公羊曰記異事也左氏曰為災非索蜚豈為災之物又曰凡物不為災不書案春秋何以記其來巢也悉書不必皆為災也鸛鵠豈能為災乎春秋何以記其

穀梁曰一有一亡曰有

辨見十八年有蜚

城諸及防

左氏曰冬十有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

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李氏

書土功非善之也書於農隙猶言愈於非時也於春夏書譏可知矣其間亟興土功而亟書之者不繫乎時與不時皆譏也若此年前冬築微大饑而告糴此年春新延廩於是又戒諸及防固非美其時豈不謂亟而譏之

乎如僖二十年新作南門不止譏其非時又譏其加度穀梁曰凡城之志皆譏城諸防則以一城故從其所先城記之耳

三十年夏師次于成

穀梁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郭而不能也不言公耻不

能救郭也趙氏曰據齊伯已成魯為之弱何敢議救蓋疑事無質但會而勿解愚謂若助齊國已降故不行耳然師次于成以侯陳人蔡人謂若助齊國已降故不行耳然自用故春秋責其無名輕次耳事雖不知而有書法如此義自見矣夫經必待傳而後明乎人雖不知而有書法如此義

秋七月齊人降郭

公羊曰郭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



曷為不言取之為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  
也十除年獨紀之全國猶不敵齊豈有一邑之民而能二  
紀之遺邑也非也桓公諱久矣猶存也取之固曰降之者取  
之固曰降之取之非也桓公諱久矣猶存也取之固曰降之者取  
人降曰猶曰宋公遷宿遷之非可相假借為諱取之齊  
可諱為遷也文如日宿遷之非可相假借為諱取之齊  
為也諱謂桓公滅譚滅遂且不可為諱安得取郭而諱之改  
為降乎

穀梁曰降猶下也郭紀之遺邑

辨見公羊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公羊曰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  
亡矣徒葬乎叔爾則當即歸於魯而又從紀季於鄆非

禮之甚卒葬固在於紀季矣春秋豈隱而閔之蓋思  
在甚中安可謂執節守義邪又安可謂隱之邪愚謂叔  
姬媵也公羊曰夫夫人誤矣曰紀國已亡叔姬不歸于  
魯則死之而已豈可從叛紀之叔哉平于叔葬于叔夫  
節甚矣使聖人隱之則姑息也豈為之哉

穀梁曰不曰卒而曰葬閔紀之亡也

辨見公羊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左氏曰冬遇于魯濟謀伐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伐紫山

我魯不與焉豈有自伐人而謀於鄰國者乎左氏見此  
遇之後即伐山戎故附會耳其曰病燕故亦億辭也

穀梁曰及者內為志焉耳遇者志相得也

又志相得者便云公會齊侯于魯濟乎辨又見隱四年

齊人伐山戎



公羊曰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蹙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劉氏曰非也屬桓公取鄆諱無所貶夫桓公滅中國而不貶今戰山戎而貶侯以人此可謂識輕重乎且誠春秋意者是非開桓公得滅中國而不得戰山戎也此所謂小辭破道小說破義君子之所疾也韓中父曰僖齊侯許男伐北戎豈褒之乎穀梁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外無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為之伐矣劉氏曰則人之愛則愚謂愛齊侯者魯史乎孔子乎謂魯史也則桓非魯君史有直筆何必愛之哉謂孔子邪孔子去齊桓已百年

已知齊桓全軀而歸何必改侯曰人以愛之哉果齊侯邪正當書之為後世冒險倖倖之戒若愛之危之而人改則後世何從而知之孔子豈逆料穀梁有能發其意而左氏之誤耳吾未之信也貢職不至穀梁豈能知之乎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劉氏曰非臺不在臨民若不臨民臺可為乎臺若不可為雖不臨民猶譏之也

築臺于薛

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譏遠也此說近之但未盡耳制將為乎

齊侯來獻戎捷



公羊曰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柰何旗獲而過我也素經直書齊侯來獻戎捷豈止建旗人耳非齊侯之過魯也

穀梁曰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獻戎捷軍得曰捷戎菽也劉氏曰穀梁曰內齊侯使也非也去年齊人伐山戎穀梁所以知其當為齊侯者正以今年未獻捷者乃齊侯故也然則齊侯已伐山戎又來獻捷耳何以見其是使人乎魯雖欲內齊豈可便不殊齊侯之使假令稱齊侯使人來獻捷文何以異於齊侯來獻捷也若都來獻齊又吾國也來則信可謂內與同矣今既稱齊又曰來獻齊非吾國也來則信可謂內雖匿其使名猶是齊來獻捷也安見內乎又曰軍得曰捷戎菽也素菽者豆耳齊侯伐山戎乃取其豆與諸侯不近事理疑菽者北狄字也穀梁解此以義乎使齊侯負菽而獻魯不亦勞乎又案北字類非狄字類菽傳寫訛謬又并為一字不然無為

如此妾解愚按管子曰出戎菽及冬葱布之天下穀梁豈據此以為義乎使齊侯負菽而獻魯不亦勞乎又案劉氏謂齊侯伐山戎者本順穀梁而為辭耳非實稱齊侯也

秋築臺于秦

公羊曰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案即薛秦皆魯遠地臨民所漱浣于薛則譏其遠于秦則譏其臨國亦莫適主矣

穀梁曰虞山林藪澤之利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為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案穀梁於二十八年築郿亦曰虞山林藪澤築臺耳非園也而穀梁又以其說當施之築園之下此不過矣且倚桓之說亦非也魯之三築臺乃自荒耳豈倚桓



也哉。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左氏曰城小穀為管仲也

趙氏曰不繫之齊非為齊也

康侯曰孫魯人也終身學春秋其考此詳矣

魯侯曰孫魯人也終身學春秋其考此詳矣

亦當異其文而繫之齊矣且公申無宇曰齊桓公豈肯為

亦當異其文而繫之齊矣且公申無宇曰齊桓公豈肯為

而真管仲為故有比說珠不一年齊自無有毅如文十七年

而真管仲為故有比說珠不一年齊自無有毅如文十七年

公及齊侯盟于穀宣十

公及齊侯盟于穀宣十

齊穀也非魯之小穀

齊穀也非魯之小穀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氏曰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

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左氏見宋序齊上故為先見之說

抵類此

穀梁曰遇者志相得也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

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

曰非也諸侯相遇何大之有愚索會盟侵伐有從諸侯者矣春秋未有以遇禮見而從諸侯者也安得謂辭所遇哉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氏曰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

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

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

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

邦衛胡氏曰內



殺大夫皆書刺若季友以君命殺叔牙當亦書刺今不  
言蔡不當諱邪叔牙之卒有不可知者高氏曰此僖叔  
也公既有不當何必問後正使問後而於經全不寓微意  
且公以爲不當立則政此耳何至於殺叔牙輒以慶父對  
若公以爲不當立則政此耳何至於殺叔牙輒以慶父對  
公而及使慶父執國政此耳何至於殺叔牙輒以慶父對  
公而及使慶父執國政此耳何至於殺叔牙輒以慶父對  
後則言叔孫得臣叔孫僑如叔孫豹叔孫姑孫不取  
叔孫州仇皆執魯國之政者是以謹而志其卒

公羊曰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利之為季子  
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為國獄  
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過惡奈何莊公病將死  
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

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  
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  
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  
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  
為天下戮矣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  
為天下戮矣必無後乎魯國於是乎從其言而飲之飲  
之無僂氏至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  
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  
毋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毋兄何善爾誅不得辟  
况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醜之行誅乎况隱



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趙氏曰常法也書弟自別有為不得引以為義劉氏曰公羊曰不稱弟殺也其意欲以不稱弟起牙見殺非也二十五年公不稱子交如陳不稱弟又何故哉愚謂據公羊言公不稱子對莊公曰魯一主一及薦慶父耳季子亦不過子取將為亂乎爾安得便殺成乎使殺成必不以季子一言飲醜而即死也且經書公羊之言不近人情辨無異辭不見與親殺者同辭也公羊之言不近人情辨又見左氏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公羊曰路寢者何正寢也

此訓詁得之義則未也

冬已未子般卒

公羊曰子卒云子卒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何以不書葬未踰年

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高氏曰景王既葬王子猛卒何以名愚謂諸侯志葬必有義私謚與緩速是也此未踰年之君無私謚故不書葬爾非以有子則廟無子不廟也

穀梁曰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也劉氏曰非

見又不日者豈不益明乎何苦日之與正卒相亂哉用此觀之非聖人之意明矣

公子慶父如齊

穀梁曰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苟有所

見莫如深也啖氏曰若實奔而書曰如乃是掩其惡也

子般之弑爾不足見慶父之賊也春秋記諸侯大夫之起奔不皆弑君也書慶父奔亦何不可哉且慶父親弑其君此魯國人之書慶父奔亦何不可哉且慶父親弑使弑君之賊不見乎又文十八年十月子卒其下則季







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為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劉氏曰公羊曰誅鄧扈樂而曰說而不可及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非也慶父弑般欲取其國是時季子力不能誅故遁逃他國爾說令季子力能誅之則慶父謀矣何謂不探其情乎愚按左氏弑子般為國人葬而其事跡與此亦不相類則二傳所載未可盡信也

穀梁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

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案禮為之後者為之子立乎其位則固一國之君也穀梁乃曰親之非父尊之非君以受國而繼之如君父不可以訓

齊人救邢

穀梁曰善救邢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穀梁曰莊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平事乎加之矣穀梁知平事加謚而不知私謚之非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左氏曰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木訥趙氏曰慶父殺逆豈肯復季子左氏但以落姑之盟與季子之文相連蓋以慶父請之非也愚



宗慶父握兵權專國柄通乎君君母將以篡位安肯復請  
李交以分權木訥之說是也君舉陳氏亦曰若慶父為  
之則閔公不弒以閔公之見哉知非慶父意

穀梁曰盟納季子也亦左氏之意

### 季子來歸

左氏曰季子來歸嘉之也存耕趙

公羊曰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氏曰國

人謂季子真忠公室也故願其歸焉然患未作則奉身  
以出既歸而過亂則奉僖公以奔較之叔牙慶父為賢  
耳

穀梁曰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趙氏曰不  
執耳春秋不為憂喜生文愚謂左氏言嘉之公羊言賢  
且喜之穀梁言貴且喜之皆以子與來歸字生義而不

知聖人所書之旨夫魯人懼其國之亂而喜季子之歸  
尊愛之而以子稱魯史亦喜之而書其來歸之始然季  
子之歸乃季氏僭魯之初也孔子曰祿食去公室五世  
因國人歸向而遂竊其國柄孔子曰祿食去公室五世  
矣政迫於大夫四世矣然則聖人果喜季子之歸乎

### 冬齊仲孫來

左氏曰書曰仲孫來亦嘉之也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

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

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

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齊

使仲孫雖非善意然問魯可取未必然也故葉氏亦以  
此為後世附益之辭

公羊曰齊仲孫來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



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  
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于女子曰以春秋  
為春秋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啖氏曰齊之仲孫謂魯之公子謬亦甚矣  
劇氏曰公羊曰公子慶父也非也孫以王父字為氏此  
謂魯仲孫哉此不近人情之尤者

穀梁曰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  
其言齊以累桓也陳岳氏曰凡弑君書名以懲之未有

以齊無仲孫魯有仲孫故曰慶父大夫豈有定邪豈盡

二年夏五月吉禘于莊公  
左氏曰速也

公羊曰其言吉何言吉者未有吉也曷為未可吉未三  
年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  
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為未可以稱宮  
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  
不三年也

穀梁曰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  
也三傳皆得之然僅明喪未畢而吉祭之一義若不王

秋八月辛丑公薨

公羊曰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二君何以  
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



道也

案慶父弑君人所當討何假緩追逸賊全親親之道哉

穀梁曰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

案閔公不書葬

或以亂故不成禮葬而魯史不書耳穀梁不以訓母葬子之說謬也母得辜於宗廟何妨自討子何妨自葬乎况討母在僖元年七月又是齊人討之與葬閔何門乎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穀梁曰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其日出絕之也慶父

不復見矣

劉氏曰非也內大夫之奔亦自多言出不必慶父爾愚按慶父之辜著矣不在出字絕之也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曰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柰何莊公

死子般弑閔公弑此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魯

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

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

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

劉氏曰不稱使我無君也非也齊高子楚屈完文義一也不可復附異說矣且慶父出奔則僖公已立也高子稱來盟則僖公之盟也何謂我無君乎公及大夫盟于此當是時齊無君文不沒公即魯無君何故沒齊侯哉此自相反也愚謂將南陽甲立僖公與城魯事皆傳聞之辭蓋無鄰國伐魯何故城之

穀梁曰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

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獻可杜氏曰來者自喜之也愚按如穀梁言喜之貴之則是賢高子也高子者桓公大夫也臣雖賢分內事爾何故即不以齊桓使



高子乎然則穀梁教高子叛其主矣况高子未必賢乎

鄭棄其師

穀梁曰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

此說得之本義

既詳不得再取

三傳辨疑卷第七





程